庸言

庸言卷第二

脩德第二

脩德不講學不明講學不脩德不誠自明誠則精一之樞也敬義其基乎夫得道於心曰德聞道於聖曰學舍聖言而宗後儒則亦無益於得也已是故學以聚之於博文問以辨之於師友寬以居之而涵理義仁以行之而無利欲道豈多術哉然思慮弗一衣冠弗正則非禮之動日玩以為常心斯放矣其或貌雖輯於須臾而自欺之根不拔則善不善之間出入無恒而情因物發每至昧幾而失節

一事之失一理之虧也積而萬理隳喪又奚所據以為德哉必也念念敬而無失戒慎恐懼必慎其獨則中矣事事義之與比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和矣由敬盡已之謂忠推義及人之謂恕言必由衷而不欺之謂信行必顧言而無妄之謂誠誠之與邪猶粟之有秕誠立矣而少緩懈焉則邪乘之而入感召萬偽捷於景響事至物來困踣隨之故必玩索聖人之雅言而力去非禮剖析其義之精微惟恐過與不及凡其言行必謹而信常如蒙養之時則專一而無所移奪盡秕去則渾然粟矣邪

開則渾然誠矣此之謂精一精一則齊明可以對
越上帝而動容周旋中禮誠與敬合不容離畔得
道之驗也夫故曰履坤之基運乾之樞道學以入
其門自脩以正其居恂慄主於其中威儀見於其
隅惟上達之至也故與天地合德而不墮於高虛

問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何也曰質美而未學也然則
子以四教文行必主忠信豈大道非是則弗得與
曰夫學者將以行之也學非忠信莫能進德運其
材智夫誰從之忠以行恕信以達順則大道立矣

凡體莫非氣也惟心中之氣為最靈故能主宰理義

所謂天君也流行兩間莫非氣也惟天心中氣為最靈故能主宰天命所謂上帝也天人一而已矣故可欲之謂善天機也物來事應四端發見其天機之自動者乎天地之塞而吾帥之性以學明則私智無所用之矣子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歛之而無所不具擴之而無所不通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所以為天者不外是矣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事者事此而已生死不異其心而脩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禀之偏而天之正命自我立矣雖壽夭窮

通得喪萬有不同由氣之受於天者清濁厚薄長短不齊故也然心氣之靈生理不息本與於穆之化同一流行成性之後嗜欲深而天機淺人自過之耳安可以降衷者為理順受者為氣哉然則嗜欲曷由而深曰自私而用智

天行之健今日一周明日又一周亘古亘今繼續無息詩曰穆穆文王緝熙敬止事上帝也羑里拘幽不以為戮三分有二不以為利順受其正而已矣詩曰亹亹文王令問不已配天命也其生也天未始不為人故詩曰帝謂文王予懷明德其沒也人

未始不為天故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非敬則貳而不一武王寔知之故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周公陳敬之之詩於成王一則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聡其臨也二則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戒其貳也是故法文王即法天也事必思敬義由心出一而毋貳則直方而大坤順承乾夫何私智之有故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好高欲速厭常喜新學者之通患也凡經書所論敬義中和忠恕信誠之屬皆以為陳言緐瑣一切屏

之大氏以心為妙以事為粗多學博聞斥為枝葉
脫几超悟誇謂本根曰吾固聖學也然其所謂悟
者卒無有也徐考其行則自私用智靡所不為易
曰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人能博學反身絕利一源
精義無二而殊塗百慮莫匪自然則義由中出應
物有定從應曲當隨寓而安彼繫以私智者寧有
是哉内外交養下學上達則其極也心之所存與
天地之神為一身之所行與天地之化為一孰謂
致妙不由於粗乎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
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

德之盛也德既盛矣而猶勉勉焉無射亦保何也憂勤惕厲不可須臾無意必固我不可須臾有也一有緩懈私智衆之誠中形外其西子蒙不潔之謂乎故曰不矜細行終累於大德

人之德性本自不偏由受氣不齊而致異也據於德則克其偏以止于中焉耳后夔典樂之教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幼而學者也皐陶之言行有九德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壯而行者也苟學而不能變化其虐傲則亦

凶德而已吾嘗誦之得致曲之道焉

聖人之心理必有義日月之有明也浮雲過之光迸四出感應不留渾然無迹故曰天之道也誠則明

常人之心理義蔽於利欲其隘猶明鏡乎不刮不磨侵蝕將既故曰人之道也明則誠

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斯言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者也其諸天地之氣乎天一而大為奇為神乾健先坤而知始地二而小為偶為示坤順承天而有終兩儀既立四象著矣是故盛德在水質小而大老陰也為冬為知盛德在木大而本

一少陽也為春為仁盛德在火大下小上老陽也為夏為禮盛德在金大散小藏少陰也為秋為義冬日至陰根陽以發春則業自一而大知仁交際萬化出矣夏日至陽根陰以成秋則業自大而一禮義交際萬化入矣德也者業之始也顯諸仁也業也者德之終也藏諸用也一分而萬無時不顯故曰日新以昭其盛萬復于一無物不藏故曰富有以昭其大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惟聖人執中其取諸乾坤二五者乎陰陽合一而不測繼善者也天命也吾大其心而誠焉知斯崇矣剛柔分二而

不易成性者也氣質也吾小其心而敬義焉禮斯
卑矣惟知崇效天故學聚問辨寛居仁行乾之健
也閑邪以存誠者也惟禮卑法地故敬以直内義
以方外坤之順也直方以承大者也知崇之極飛
龍象之位乎天德與日新者一矣禮卑之極黄裳
象之發於事業與富有者一矣夫天地之氣水木
火金成於土即事即物理可窮也理窮則知仁禮
義歸於聖及人及物性可盡也性盡則冬春夏秋
本乎天誠通誠復命可至也故聖人之道乾道也
誠而已矣學乎聖人必敬而後誠坤道也乾知太

始坤作成物然則坤之效法孰非乾象也哉由此
言之乾為聖人之德坤為聖人之業

考德問業士希賢也進德脩業賢希聖也崇德廣業
聖希天也德崇則久而無窮業廣則大而無外是
亦天地也已故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
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問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又曰充實而有光輝之
謂大其說同異曰義理充實則已正矣光輝接物
則物正矣奚不同其亦有所本乎乾之九二曰見
龍在田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一念之邪偽則

不能正己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一念之驕吝則不能正物故曰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顏子能德而隱者也其學則不遷怒不貳過正己者也其志則無伐善無施勞正物者也是故用舍行藏其幾在戒簞瓢陋巷不改其樂言其為人則已大矣大人舉禮樂天地將為聒焉此為小子以得聞四代之禮樂也使天假以年則大而化之與天地合其德矣

自脩之道有四忠信其主也日新之要亦有四洪義急焉不主忠信則取友遷善皆偽為耳雖威重力

學無亦堂堂者乎脩德講學不務從義之爲急則事事皆苟不能無過矣見得思義不旣𫊧哉故曰君子有大道忠信以得之得道於心也以義爲利從義以制事也內外交養故曰崇德也或問大學出自孔氏所以告子張者豈其要與曰然然則告樊遲奚其異曰否大道之要明明德於天下而已矣自末而歸本自終而原始先事也自本而及末自始而至終後得也正義明道深造自得而絕謀利計功之私是則同

乾之九三人合天也天子至於庶人之所同也其大

學之道乎理具於心道義出焉無妄也無惡也重
剛不中德性偏矣利欲乘之惡自妄生去聖遠矣
是故君子進德脩業日夕無一息之間必止於至
善而後已焉務實勝法天行也德者何以言乎其
心也業者何以言乎其事也忠信者何念念無妄
行慊於心知所止而向往焉德之所以日明也脩
辭立其誠者何事事無妄言顧其行得所止而歸
宿焉業之所以日成也然有要焉慎德惟幾制事
惟義幾之不察雖有善不能擇也義之不存雖有
善不能守也皆本乎吾心之知而已知止為始知

其始則誠其意以至之一念之微實與不實而理之存亡係焉大學兩言必慎其獨故曰可與幾也能得為終知其終則脩齊治平以終之一事之小宜與不宜而義之存亡係焉大學兩言以義為利故曰可與存義也心必察其幾事必存其義則內外協于一一者誠也二之者幾也致一而大者義也幾當則誠通而德進義存則誠復而業脩德主知有乾道焉業主成兼坤道焉故曰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此賢人之德業學以至乎聖人者也

與義合一者也忠信純一者也曾子作大學曰敬止曰義利曰忠信以得之殆乾坤之蘊邪其省身也為人謀視自為必有間焉則存諸心者一念有弗誠矣處朋友視自處必有間焉則見諸事者一言有弗誠矣所習視所傳必有間焉則志于學者一時有弗誠矣本諸道學自脩所省者三而行之者一也及其將終也槩乎生所得以示孟敬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動之者心也曰正顏色斯近信矣正之者心也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形之者心也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盡以脩身為本爾驗諸

恂慄威儀所貴者三而得之者一也始則敬以入誠終則誠無不敬其成德君子矣乎或問自唯一貫之後必不屑於三省曰否否一者誠也合而純之者我也如以數言則所省所貴雖終其身亦不能一也已駟之就轡誰謂異其執乎

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夫人心至危也情慾一動雖白刃亦不之顧孰有真切過於此乎苟能好德如好色則意誠矣由是推而為事親之孝此秉彝也此誠也推而為事君之忠此秉彝也此誠也推而為交友之信此秉彝也此

誠也如曰未學安知事親之孝不陷親於惡乎事君之忠不以順為正乎交友之信不以獎朋損友為同心乎郭道白公尾生之所為是已故大學之教知至而後意誠觀此則子夏之言抑揚太過其流必至於廢學甚矣脩德不可以不講學也

聖人之道盡性而安焉者也君子之道復性而勉焉者也尊德性而道問學則聖人之道凝焉自不須史離矣何也道率性出於天者也性為道之隱而未發故善言性者必徵諸情孔子曰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

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然則性不可以聞見及而道固可以上下察與子思子立言盖其傳也察乎天地之道不過知仁而已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天地之塞其體也故語大曰洋洋合乎川流者也合則以知仁故曰發育峻極語小曰優優分乎敦化者也分則以禮儀故曰三百三千反身而誠豈惟吾有之夫人有之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耳是其敦化也中者天下之大本也其川流也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戒懼慎獨而原天命於其始中和之至弘之而為道者此德性也是德

性也本自廣大胡為狹小本自精微胡為疎鹵本自高明胡為卑暗本自中庸胡為偏倚苟不致知力行則昏迷傲慢至於無忌憚也不難矣故必學之博問之審思之慎辨之明而後篤於行焉廣大仁之致也精微義之盡也高明知之極也中庸禮之道也溫其故而理義日知其所未知敦其厚而節文日謹其所未謹縣是仁至於有容義至於有執禮至於有敬知至於有別聰明睿知足以臨民皆性分內事耳是其致知也內省於人之所不見也其力行也篤恭而至於天下平也闇然日章而

要天載於其終不顯之至盡之而至於命者亦此
德性也德性用事無時不中道問學之功大矣哉
夫何況空守寂者曰吾尊德性也廣學多聞者曰
吾道問學也岐聖人之道而二之立言以相排詆
則亦非篤于自脩者矣故古之講學也脩辭立其
誠令之講學也相率而為偽
聖人立教不使人求諸良知而曰好學不使人求諸
天理而曰好禮惟實而不虛耳是故博而習之學
也理而履之禮也好學不倦則聰明廓知達天德
矣好禮不變則視聽言動合乎天矣苟為仁智信

剛而無學以明之是以或蔽則愚或蔽則蕩或蔽則賊或蔽則狂苟為恭慎勇直而無禮以成之是以或失則勞或失則葸或失則亂或失則絞惟勇直不好學其蔽也與無禮一也由是言之博學於文必當約之以禮可知矣故好學之至知也好禮之至仁也知仁合一誠而不息是謂聖脩之極

宋人有言曰銷偽去驕矯輕警惰惰則散緩閒適自以為賢其志也昏輕則便儇皎厲自以為美其動也躁驕則很傲倨慢自以為剛其氣也悖偽則機械變詐自以為智其心也欺是四病也者皆所謂

不善也故聖人立教知之以學習行之以孝弟表之以威重束之以忠信忠信所以銷偽也威重所以矯輕也孝弟所以去驕也學習所以警惰也警其惰則惺惺如也其知昭明矣去其驕則雍雍如也其氣和順矣矯其輕則肅肅如也其動尊嚴矣銷其偽則慥慥如也其心果確矣氣帥於志動由於心合一不息至于誠則聖矣一念不誠惡自安生是謂褻天終身不誠將由惡終是謂棄天惟聖罔念作狂而況非聖者哉夜氣清明顧諟明命則四病除矣四病除則四偏皆正學不至於聖人之

道吾不信也詩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頥之卦象上下二陽内含四陰上巽下動内實外虚有養之義焉文王彖之曰頥貞吉觀頥自求口實貞也者正也養之以正則吉養之以不正則凶所以考其正與不正者於己取之而已矣觀頥以養德也自志學以至于篤行一有不正則凶矣口實以養身也自簞食以至于萬鍾一有不正則凶矣吾惟養德以成賢大烹之養於我何有哉苟知養身而不知養德肥甘以自快惡食以為耻饑渴以為害養其小體而失其大體則亦無所不至矣

食色之性因形氣而有夫人之所不能無也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蓋人之血氣心知其與禽獸異者在此與禽獸同者亦在此或有反不如禽獸者矣可不戒哉傳曰鹿鳴興於獸謂其見食而相呼也關雎興於鳥謂其雌雄之不乖居也見食相呼則有禮矣雌雄不乖則有別矣升歌必先鹿鳴合樂必先關雎使聞之者恭敬自持大欲日消矣周衰禮廢樂弛列國風變先王之教猶有存者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言不饕餮也雖則如雲匪我思存言不慆淫也大舜仲尼其萬世之準乎

飯糗茹草非窮也二女果侍非達也食不厭精非泰也曲肱飲水非約也盖其一於恭敬則道心為主人心自消苟恣其欲則指染於鼎目逆於路篡弑生焉斯作於禽獸也已觀諸說文恭敬之欽從欠從金道心作聖者也溪壑之欲從欠從谷人心作狂者也作聖如金之鍊惟日不足作狂如谷之壑亦惟日不足今之學者淡泊端莊不過勉強一時而已流連博弈之飲倡優歌舞之樂則戀戀而不能去毋乃所謂質羊皮虎見草而喜者耶使真知道味之腴德輝之美則無羨於彼矣吳故謂道

不謀食好德如好色夫然后君子
溺聲色者必棄禮嗜貨利者必悖義此成湯之不邇
不殖必制事制心也三風十愆以訓蒙士大氐皆
聲色貨利爾反諸身以立教舍禮義則欲惡乎制
然則明物察倫由仁義行舜其無欲者乎曰一者
無欲也一於理義則無欲矣豈若緇黃之流捐貲
產絕家室者哉是故八音克諧二女釐降聲色之
一於理義者也耕稼陶漁牛羊倉廩貨利之一於
理義者也苟於理義少有違焉則邇且殖矣是故
非其有而取之謂之盜非其偶而亂之謂之淫慢

藏誨盜冶容誨淫知禮義者豈為之哉齊宣王富
貴人也猶曰有疾今之犯風慾殉貨色者乃以為
當然何也斯疾也曷由而瘳曰畏聖言友忠直
君子之脩身也惡欲其日損善欲其日益惡生於忿
與慾誠能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故懲
忿當如山之摧窒慾當如澤之塞於卦為損損德
之脩也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之奮於卦
為益益德之裕也春秋文公三年秦人伐晉以其
不能懲忿塞慾罪之也哀公八年齊人歸讙及闡
以其遷善改過予之也有國有家者且然吾徒可

以自警矣

人有言曰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何如則可以無過矣曰心過莫大於克伐怨慾身過莫大於放辟邪侈言過莫大於詖淫邪遁三者交作雖欲改諸身從而改諸心過根也身口之過枝葉也人能常除其私意則大過之根拔矣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蓋誠意不可無私意不可有夫子所以聖者絕心過之根故也心過之根絕則邪閑而誠自存乾道在我矣故曰學易可以無大過

吾道一以貫之夫人所談也德惟一夫人所忽也曾子之唯豈若不二法門廓然頓悟哉自堯舜至伊尹蓋嘗談耳夫得一其在心乎一者誠也閑邪則存矣無妄也亦無雜也無欲也亦無為也知此之謂智行此之謂仁主此之謂敬精此之謂義忠者盡此者也恕者推此者也信者成此者也勇者強此者也執此而不偏則謂之中由此而不易則謂之庸達此而不悖則謂之和節此而不紊則謂之禮樂此而不已則謂之樂學以博此問以審此思以慎此辨以明此志以立此氣以配此念以識此

意以發此慮以研此才以能此通明之極則性此安此者也通明之未極則復此勉此者也治其本則視以此明聽以此聰色以此溫貌以此恭言以此從厚其倫則子以此孝臣以此忠弟以此弟友以此信而感應以此同日見之行人以為隱而不知存以此神過以此化位育參贊以此而成功一本無名也名之至於萬其名亦此一也一本無言也言之至於萬其言亦此一也費其萬乎隱其一乎合萬於一其脩之吉乎悖二三則終凶也已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畫此成奇專且直焉是謂

禮本太一運此成規矩且圓焉是謂易有太極妙
哉一也三極亟矣雖天地猶為物不貳而況人乎
是故君子得一成身而後貫天下之道
至誠無息緝熙敬止聖人之德也養之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前保之於意必固我已占之後亦惟從容
中道而已下學者人情物理心以為宰不可須臾
放亦不可須臾亂造次顛沛與浴沂詠歸一也今
夫鳶在下則用力在上則無所用力而戾于天矣
魚在淺則用力在深則無所用力而躍于淵矣率
性自然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意勿忘勿助之間

正當處也是程門之教也謝顯道反約之曰勿忘之謂恭勿助之謂安恭而安之謂聖

伊尹之志志能帥氣者也故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顏子之學好而樂者也故曰簞瓢陋巷不改其樂然天民先覺未嘗不學學非篤志亦何由而樂哉吾嘗解衣定息身心之外皆非已有也天德昭昭本自富足心廣體胖真樂自生彼勢利何物能易吾志哉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隆中高卧庶可語此吾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一介不取諸人配義與道

德成於行賢也才成於藝能也長民非賢弗化治民
非能弗理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六
德先知仁而後聖義中和六行先孝友而後睦婣
任恤六藝先禮樂而後射御書數其本末之序邪
何則格物求仁為學之本也事親從兄為仁之本
也禮備樂和為政之本也知以盡其心仁以盡其
性行以盡其倫藝以盡其才才與誠合天下之事
治矣今之賢能何居

學明明德其始諸堯乎欽也者恭敬而誠也將言
俊德先之曰光被四表將言黎獻又先之曰光天

之下具衆理而應萬事也其良知良能乎靜而常
覺則向於動動而常止則歸於靜動靜互為其根
即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存養於靜而動則否省察
於動而靜則否功斯間矣豈緝熙之謂乎天經地
義民彝物則實藏諸用苟能克之遇親則孝遇君
則忠萬善出其躬矣吾嘗省焉雖在夢寐臨之則
寤耄耋而憶齠齒之時猶赫赫目前也皆明德為
之也釋氏圓覺似是而非吾儒則合內外之道故
耳帝王明之庶績熙而天休永矣恭敬而誠其必
忠信乎周語曰得之必有忠信之心間絕惱滌度

於天地而順於四時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詩有之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

性命於天道之隱也道弘於人性之顯也聖人之道天命之流行一而已矣天何言哉吾無隱乎爾自鄉黨朝廷宗廟以至起居飲食經曲禮節其即發育峻極之分乎子思子論至誠無息而及天地山川生物無窮可謂聞道者矣是故夫子之文章鳶飛魚躍顯焉者也顯則聖人不得而隱之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無聲無臭隱焉者也隱則聖人不得而顯之也子思之聞其猶子貢之聞乎朝聞道

夕死可矣夫豈外性而有聞乎哉不睹不聞人之所不見隱也性也參賛化育察乎天地顯也道也故貴隱以前言學則用在其中貴隱以後言用則學在其中大舜文武周公文章功業豈在性與天道外哉性外求道道外求天雖聞善言不為已有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吾能屏絶利欲一於理義自貴而隱不須臾離則德性完備隨在發見譬則持壺深汲水漸充滿滋溉取足在吾壺矣至德之凝至道何以異此道之在天地也猶水之在海也口耳之達亡得於心則亦五石之瓠泛泛焉者耳

其何凝之有是故流水之瀾即在源中日月容光即在明中天地之德川流即在敦化之中聖人之德達道即在大本之中堯明即在欽中舜哲即在濬中故子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天道與人理一分殊苟截本末而二之斯支離矣故子程子又曰冲漠無朕之中萬象森然已具已應不是先未應不是後

中庸終篇一書之指要千聖之心傳也其猶詩樂之亂乎初倡以衣錦尚絅三引詩以詠之下學入德之事也再倡以不顯惟德又三引詩以歎之上達

成德之事也夫未發之中天命之性雖不可以見聞及而察乎天地道斯在焉淡簡而溫者理義也穠華而麗者利欲也苟無忌憚則恒舍此而趨彼君子立心小人之反也知以知此夫人莫不飲食也吾則玩味寧淡中自不厭仁以行此夫人能擇而不能期月守也吾則操存寧簡中自成文勇以強此夫人不可能也吾則直養寧溫中自條理行三達德而一焉其為已自成而誠之者乎幾則存乎慎獨動之之微理義昭晰雖欲不誠不形不可得已是以經綸起于造端聲教始于立本德性通

于化育潛伏孔昭微之顯也可知矣不愧屋漏風之自也可知矣奏假無言遠之近也可知矣闇然於敬信之前日章於勸畏之後發於事業即美在其中者耳微絅與錦不亦明乎非此道也雖見於也發於聲民莫之從也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何者小人象恭顯其敬而不誠無物君子篤恭不顯其敬而誠能動物敬至於誠則心彌謹而德彌盛德彌盛而效彌廣為己自成而人物亦莫不成矣盡性自然之應其於穆之天邪始也妙用顯行自無而有天下平矣終也神功收斂自有而

無聲臭泯矣故曰顯諸仁藏諸用舜之濬文之穆孔之默回之愚皆幽深玄遠之謂也柰之何以見闇凝道也

仲虺言勇洪範言克易中庸言強孟子言浩然之氣皆果斷制勝之理也上天之載因人而著者其健矣乎曰平康正直曰自反而縮曰直養無害一也天德完矣曰強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曰南北之強習俗之偏也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曰抑而強與氣禀之過也必先自治而後治人克其氣禀之過則習俗之偏可從而克矣惠之和而不易其介夷

之獨立而不念舊惡聞風興起不亦宜乎甚矣自治之難也和而無節則流失其至剛而不恭者也不剛克則鄉愿德之賊也立而易方則倚失其至大而隘者也不柔克則色厲內荏猶穿窬之盗也不諂不瀆吾何流不凌不援吾何倚和而不流則同而能異中立不倚則異而不害其為同也守茲不變豈惟淑其身哉雖斷大事決大疑臨大節無往不可皆者吾友舒子嘗從事於斯矣

子程子曰天德元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無所汚壞即當直而行之若小有汚壞即敬以治之使復如

雍如雍者復其廣大高明之體發之則至大至剛之氣也知仁合一而析之則精微行之則中庸斯配義與道矣夫心具天德猶居之有主受命於天以宰事物者也天德完虧係於心之宰不宰猶主之賢愚也有是心則有是事有是事則有是言猶居之有業也應事接物心常能宰知其善則行之絕無一毫私念則天命全矣威儀言詞皆由心而發發必中乎禮義事如其心焉言如其事焉天命之行無不誠矣意向之偏情欲之萌與聖言必不相似即究其根而拔去之務使方寸澄廓浩氣流

通則亦何至於汚壞哉主賢居美業日富有善類從之猶景之隨形響之應聲也故曰德不孤必有鄰

六德曰嚴顏曾閔冉能之三德曰宣則有子子貢游夏師開乎季路喜聞過知之之誨惡佞之懲野哉之責鼓瑟之戒 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故其言志亞於浴沂者也 九德盡得其二焉曰剛而塞彊而義冉求之藝菲淺聚斂而已顓臾之伐謀不忠矣有政之對言不信矣力不足而自畫傳不習矣省身與曾子畔者也雖有治材豈亦亂而敬乎孝哉隨

世徇俗言語惟馴并有人焉使民戰栗猶可言也身當脩則晝寢偷當厚則短喪不可言也使其遊敎則擾而毅矣於乎才難不其然乎

德之在人有吉有凶可不辨哉周雅曰王之藎臣忠愛者也秦風曰公之媚子親昵者也穆王冏命先之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欲其藎也又曰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而必申之曰其惟吉士用是觀之藎爲吉德媚爲凶德亦明矣下武之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媚達孝也嘉樂之詩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媚令德也卷阿之詩稱吉人

吉士既曰媚于天子又曰媚于庶人何哉所謂吉士與問命同而以媚言則與矜其非心異矣蓋媚之為義順愛也順理而愛則惠迪吉順欲而愛則從逆凶周雅秦風言媚雖同而實有理欲之異也

應有似是而非者三曰正也直也明也事君以正貴諫不貴順故曰勿欺而犯事親以直貴隱不貴訐故曰子為父隱明以事事貴斷不貴疑故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此其是者也以順為正其實則邪以訐為直其實則曲以疑為明其實則暗邪而不改乃成佞臣曲而不改乃成逆子暗而不

攺乃成昏亂此其似是而非者也毫釐之差千里之謬是故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

問見聞不可以凝道然則耳目之官固可廢與曰耳目者心之樞機胡可廢也子張學干祿夫子以多聞見闕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焉則反求諸巳也切矣言必心之所明行必心之所安合而一焉其經德不回者乎徒聞致知而不能格物有見於勿忘勿助而遺其必有事則亦非所謂心得也巳故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夫何凝道之有

慎言卷第二

庸言卷第三

求仁第三

求仁者求全其本心之天理也得仁則本心之天理全矣中庸曰仁者人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猶園有桃焉桃之所以為桃者根幹枝葉華實生理皆藏於核而為仁亦猶人之所以為人者親親愛人及物生理皆具於心而為仁也核破於斲傷於蛀則生理不全天理為人欲所間則惻隱之心所以生生者亦無復全矣故桃必栽培去其害核者以全其仁亦猶人必存養克治然後天理渾然而無間

也今匹夫匹婦斥人之不仁者必曰非人必曰汝何其無人心也與訓釋如出一口然則天理必有不全雖為君子而未仁亦明矣我古之聖賢憂勤惕厲而後人心不死一息不仁斷之蛀之者至矣奚其生夫氣必充實而後桃仁成焉否則不空即朽人之自養仁或不仁亦何異我其生也自萌芽至于結實秩然不紊雖大小參差不齊然其為桃則舉相似也此又可見理氣無二而性之相近也至於核合皮肉而後為果猶心必有身以行仁而後為道故孟子又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易惟乾復言仁蓋復之初即乾之元碩果不食則生矣復之所謂仁承乎剝也仁於五行為木而乾為木果在春為仁發生也在冬為幹歸根也生生不已終而復始其天地之心乎問學一息少懈則與天地不相似是乾道也故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講學所當明辨者有六道德義理性命是也何謂道曰道者理之統體天地人物自然同有如路而共由者也德即道之得於心者也義又道之發用制事處物之宜也何謂理曰理者道之散殊天地人

物本然各具有條而不紊者也性即理之具於心
者也命又理之所自出於天者也聖人作易著數
卦爻備斯六者其統體之大於道德無所拂逆而
發用之妙於義亦無所差謬是謂體用一源窮天
下之理盡人物之性而合於天道是謂顯微無間
故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夫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積陰之極一陽來復前
此天地之心幾乎息矣至此乃復可見於人則為
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其端也於
此存養省察無一息之停則純乎天理而仁矣仁

則復其天命之初道德自我而全理義自我而出以其純粹無惡則謂之至善以其真實無妄則謂之至誠此孔門問學既講明乎此必仁以行之故以求仁為要也求仁則六者皆在其中矣

誠無不敬乾健故也未誠者必敬而後誠坤順故也安焉之謂聖其學一一則誠也焉之謂賢其學二主乎一則敬顏淵幾於安焉者乎大體具矣辟如碩果解其蔓蔕而生意復其為仁也得乾道焉克己復禮猶之閑邪存誠也仲弓則下顏淵矣其勉焉者乎具體而微方培灌敷樹者也其為仁也得

坤道焉主敬行恕猶之直內方外也合內外而一焉則亦誠也已故曰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君子之於道也知所先後而已矣先難後獲先事後得其義一也仁者心德也豈易崇乎哉樊遲近利夫子兩箴其功利之私大槩引而不發欲其悟也顏淵仲弓則可以語上矣故因其憤悱而啓發之克己復禮先難也天下歸仁後獲也其學一而大則其效極於天下主敬行恕先難也內外無怨後獲也其學二而小故其效僅無怨於家邦二子者聞而請事焉惟知先事而不計其後得此其所以

長於德行也今之學者未能用力於先難而遽語後獲輒以上達自許豈非大言以欺人哉惟董仲舒明乎此故其言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可謂識仁也已

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故其心無不能發生者生意然發則親親達之民物自不容已矣雖氣有開闢物有盈虛而天地所以發生者無少間斷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可以見天地之心盡天地之心非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

何以復生於內而為闔闢之無窮乎吾心之發生亦源源而不息將有為也將有行也闢戶之乾以資始也既有為也既有行也闔戶之坤以資生也旦晝之所梏亡者復于夜氣尚求其故亦可以見天地之心在乎人矣是則所謂必有事焉者非事其外也事其心也一闔一闢萬物皆備即謂之性一闔一闢無少間斷即謂之仁

孔門求仁自說樂不愠始說樂不愠則其心和順其心和順則愉色婉容下氣怡聲本諸深愛者油然而生非為偽也故能事親則孝從兄則弟以之日

用應育必無暴戾之氣藹然若春陽之溫矣說文曰仁親也從人二聲以己及人之義也中心之仁必親愛乎人猶果核之仁必發生於外親親根而幹也仁民幹而枝也愛物枝而葉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則仁之實自一而萬盡爲碩果復命歸根矣是則涵養之功存乎時習推行之本存乎孝弟學習則己私盡克廓然太公而性無所蔽性無所蔽則與天地萬物血脈貫通而愛無不周然則有可徵與曰有顏淵德行得之好學者至矣孔子稱之曰無所不說曰不改其樂曰不遷怒

不貳過此其心三月不違仁者也犯而不校又何
犯上之有故曰孔門求仁自說樂不慍始
問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何其
異有子之言與曰義者洣他也仁之斷制也孟子
因齊王以羊易牛救其不忍之心而曰權然後知
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爽
之厚葬其親箴其無愛之失而曰天之生物也使
之一本而爽子二本故也盖推恩當有次序施愛
當有差等求仁精義實相為用猶陽之收斂即陰
陰之舒暢即陽爾是故溫凊定省服勞奉養事親

則隆從兄則移仁之實裁而為義者也自孝友而推之婚姻任恤以至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節焉是皆度以吾心之權度而已然而親愛之情和順之氣出於天性者無一物而不體亦無一息而不存義亦豈非立於仁者哉一念之萌纔涉己私則暴戾從之必自裁制而拔斷其根則天理全矣是又精義正所以為仁也

克己復禮為仁孟子分言之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何也曰仁者禮之純體禮者仁之節文非二物也第有渾然粲然之別耳渾然者溫粲然者

於中粲然者達渾然者於外相為表裏而後心之放者收性之微者著曰然則已不必克與曰已者有我之私也欲之潛根不可留者也留則欲自此蔓而難圖矣禮者有物之則也理之顯設不可易者也易則理自此微而難見矣仁人心也本自廣大與天地萬物為一體惟夫物我相形惟知有我而後欲日隔之於是乎狹且小矣必也私意甫萌覺悟屏去不待其成於我則此心孤廓開明渾然之中天高地下萬物散殊粲然畢具峻極之體立而經曲之用行矣容貌辭色小有差謬即自反求

順行其正則節文無一可紊而統體無一非理聰
明恭從攝於心宮善端綿綿無容間息豈非天地
生物之心哉易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此之謂也
雖知內省而令日不克姑待來日聲色臭味營營
妄爲昏迷侮慢無所不至物則之懿天固秩之我
自失之惡加乎身而萬善於是乎廢矣故曰有能
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春秋昭
十有二年楚子狩于州來多行無禮聞祈招之詩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
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由此觀之己私

必克於初萌則審而豫克度必決於一日則果而確一日存此心則一月有此德心之所同然者感而遂通天下之人莫不以仁歸之矣有我之私毫髮少留於胸中則形於外者必有所不可掩人亦必以色厲内荏非之又何歸仁之有此為仁之幾由乎在己而無難也世世之論此輙以遏人欲存天理言之是以克伐怨欲不行為仁也不行譬則火盜猶留止於内克己則如將之克敵水之克火絶而不留矣欲由己潛理以禮顯有我則妄而無物無我則誠而有物妄根悉拔體用一源仲尼之門

惟顏淵可以語此蓋其明睿之資亞於絕四而不
踰矩者也

周子謂愛曰仁情也程子謂公近仁意也謝顯道謂
知覺為仁心也惟夫子指仁者之心以教子貢曰
夫仁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欲立欲達
心之明也以已及人情之愛也立必俱立達必俱
達意之公也全體不息斯言盡之矣夫天下之可
欲者二曰卓立曰通達世俗皆能言之是可欲之
善也人孰無此心哉惟仁者能全天理於心與血
氣周流貫徹已私斷絕而動容周旋中禮宰物制

事則能裁之以義不仁者非矜其所有以驕人則挾其所有以自吝無禮無義迷不自知惟求己私而已詑曰自己燈光他人火滅是不仁者之心也是故高於己者嫉而忌之班於己者笑而侮之卑於己者雹而凌之尚何立達之有由此觀之仁貫四德然愛而且厚必自孝始一孝立而萬善從之故曰仁者人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知者知此者也信者實此者也

博施濟衆夫人之所不能也求在外者也己欲立達夫人之所能也求在我者也在我則心之德愛之

理焉耳涉必人人而立之也已欲卓立此心即及於人亦欲其卓立而不忍其傾頹雖力不能周然扶植之心自不能已也涉必人人而達之也已欲通達此心即及於人亦欲其通達而不忍其抑塞雖澤不能徧然利濟之心自不能已也立如為山卓然不移達如導水沛然莫禦試登高山而望遠海岡阜丘陵必聯其岫無小無大如聳如峙立必俱立之象也溝洫畎澮必入于川無小無大如躍如騖達必俱達之象也是故山之性立水之性達人之性仁

人惟恣欲而無忌憚則但知有己不知有人虐民害物天理滅矣故為仁必克己復禮禮者敬也能敬則反躬而德聚周書之戒臣也曰助予體民無小不敬若毛在躬拔之痛無不省其洙泗言仁之源與予恒誦斯言自體驗之

問有我則妄而無物無我則誠而有物何謂也曰理欲之辨也雞鳴而起聲色臭味是求惟知有我不知有物物在身者聲色蔽而耳目昏則口有妄言身有妄動可知矣物在物者妻子隆而君父薄則長幼不序朋友不信又可知矣不聽且明則不成

耳目雖謂之無耳目可也不忠以孝則不成臣子

雖謂之無臣子可也凡物始終無非妄者夫既無

物安得有則茲亦妄人也已盡反身而誠乎故曰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

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雞鳴而起知仁禮義是求

惟知有物不知有我恭乂㧌謀而作聖物身者也

親義序別而有信物物者也身既敬則廓然大公

無物非體倫既惇則秩然順應無物非用凡物始

終無非誠者夫既有物安得無則茲亦篤恭者巳

盡推其所為乎故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

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水木之氣知仁之理一也嘗觀於木截其根柢而潤存焉搖其枝葉而漿出焉知仁合一於木木相入見之矣是故學不厭知也成已則謂之仁教不倦仁也成物則謂之知知此理而力於行仁遠乎哉然水以火濟木以金成知崇禮卑居仁由義又不可相無者也遺禮義而談知覺以為仁常惺惺活潑潑無乃禪乎孔門學斆所未聞也是不覺而食者也

仁之成也鮮矣哉嘗正劉子之說曰不以仁而自為

之不以不仁而自不為上也以仁而為之以不仁
而不為次也不知仁而為之仁不知不仁而不為
不仁又其次也不以仁而自為之不以不仁而自
不為性而安焉者也未始入於非以仁而為之以
不仁而不為知而利焉者也非則恒出焉不知仁
而為之仁不知不仁而不為不仁庸而强焉者也
出入而已矣不知仁而為之仁亦有不知仁而不
為不知不仁而不為不仁亦有不知不仁而為之
不知仁而不為亦有知仁而不為不知不仁而為
之亦有知不仁而為之入於非而迷旋斯下也已

是故中人以上極于上知中人以下極于下愚三品言性其殆有源乎

仁者無不愛也有時而忍於所當厚也有時而薄不遠復則仁迷復則不仁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殘忍刻薄之人賊恩亂倫其心頑如鐵石故曰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志於仁者也故有過而無惡父子之親也君臣之義也兄弟之友也夫婦之别也朋友之交也以至臨民宰物過於愛不過於忍過於厚不過於薄故曰觀過斯知仁矣愛而不忍厚而不薄其斯以

為仁乎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桓公一匡天下迹類湯武而心則不同故曰仁未可知王伯功力之辨也夫過者人之所避蓋有不幸而致焉者周公使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其兄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厚其君皆出乎心者也故曰其仁可知然自其迹觀之無乃偏乎黨者偏也衆各於其類也故司敗曰君子不黨

視聽言動學之要也容貌辭氣德之符也夫視聽理自外入已自知之言動理自內出人之所共見也

温厲恭安申夭恂侃如愚不佞三道九思行行不
得其死堂堂難並為仁孔門師友相觀而善者其
在兹乎知剛毅木訥之近仁則知巧言令色之鮮
仁矣禹曰孔壬以大惡藏焉孔曰鮮仁以天理亡
焉其究一也然記云辭欲巧則巽與之言也問為
衛君而言夷齊是也詩云令儀令色則德之施於
四體者也逞顏色怡怡是也夫豈祝鮀宋朝飾外
悦人者哉是則動靜語默誠偽之閒而天理存亡
係焉故又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春秋論事莫重乎志禮樂志之大者故志敬而節具

興之知禮志和而音雅興之知樂鼎用天子禮樂僭矣大雩大蒐禘郊蒸嘗之類莫不紀焉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則樂變矣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則禮變矣望者郊之細也郊後乃有望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則志不敬而節不具也然猶可言也九月丁丑用郊禮之極變不可言也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萬入去籥繹祭之明日賓尸之禮也既有卿喪而猶繹焉志不和而音不雅也然猶可言也有事於武宮樂入去籥卒事樂之極變不可言也至於韓起來聘猶聞禮焉季札來聘

猶聞樂焉由此言之曾望國也禮樂猶在而其變至此謂之何哉故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問仁人心也其心三月不違仁無乃二之與曰人之所以為人者生理存焉耳心放而不知求則生理日絕其形雖在其心已死故心者函此生理者也仁者發此生理者也五穀之種播於田生生不已是麼是荄少有間焉疆場侵而生理遏矣詩曰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此之謂也仁根於心夫猶是也心一息

火放則生理亦一息間歇而不相依矣仁本與心一而人自二之是故服膺勿失則相依之謂也心惟仁是依故不違仁農惟稼是依故不失稼放其心而不求亦猶舍其田而不芸也夫

堯舜之道載於書一言約之帥天下以仁而已故大學之道堯舜之道也物格之後知至意誠則所欲皆理心不踰矩故脩身以上仁也其即所謂敬脩可領者乎絜矩之道推己度物上下四方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爾也然心所同欲莫大乎仁仁則孝弟慈其所同惡莫大乎不仁不仁則奪民利自所

藏乎身而推之用人理財必與民同欲而後已焉故齊家以下恕也其即所謂從欲以治者乎是故能近取譬恕以行仁則人皆可以為堯舜

格物則求仁矣物格故能明善誠意則志仁矣意誠故能無惡然猶有過則恒自省焉感物不得其正謂之邪不能存神而有所者是也應物不用其中謂之辟不能過化而之其所者是也存誠必閑邪反身必戒辟則中正以觀天下矣是故絜矩之道中正至善立於無過之地者也

天命流行不已而人物生生無窮可謂仁矣其本則

藏諸用焉蓋人自有生即有知覺事物交接念念遷革失其恒性則反中庸矣故君子必自未發之中而豫養之夫未發云者非燕居休息夙興夜寐絕無聞見之謂也日用常行事物在前凡感之而通觸之而覺聞見不及而有渾然全體應物不窮者在焉是乃天命流行生生不已之機也但喜怒哀樂之情則未動耳於此而戒懼以存其心常為動靜語默之主則物至知知自敬身惇倫尊師取友以至酬酢萬變情雖迭用而發皆中節一日之間雖萬起萬滅而其大本未嘗不寂也是故寂而

未嘗不感感則必顯諸仁仁始於親親自孝友睦婣之殺以至亟親義始於尊賢自賢德忠良之等以至亟賢等殺章而為敘秩命討則經綸自立本出矣問學以明之是謂知天盡此心之虛靈知覺主乎理義而無一息之不察也非粲然者達渾然者於外乎感而未嘗不寂寂則復藏諸用用則德性常為中節之本必也涵泳其良知知日至則義日精以川流栽培其良能禮日崇則仁日熟以敦化經出合而為發育峻極則大本與化育一矣問學以誠之是謂事天盡此心之周流貫徹絕乎利

欲而無一息之不仁也非渾然者函蓄然者於中乎故堯舜禹皐陶所以必言天者大本即天也人自遠之則亦恭敬之不篤焉耳嗟乎天命流行之體初豈外乎吾身哉未發之前已發之際一念不善覺其非禮恭敬自持私意立消真積功深中和不難致矣是故恭敬則心主乎動靜語默而自不放此知與禮相為用而後仁始成也仁之為道大矣其盡性至命之樞要乎中庸原道於天而析諸聖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道固天下之大經也成能脩之以成仁則性盡性盡則命斯至矣故又終

之曰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先事而恐懼謂之敬後事而恐懼謂之悔敬而無悔
則依乎中庸者也得志而為政則言行與事與道
皆前定而有成不得志則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非
知盡仁至而聖者其孰能之文王聖者也故詩曰
其悳靡悔顏淵幾聖者也故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元吉是則悔乃悔尤之悔理自內出非慍與悶之
義也求仁希聖者盍亦審其幾而豫為之圖乎
天體至大也包厚地而華岳河海莫能外焉天行至
健也運元氣而日月星辰莫能逮焉仁者法天而

已矣主義理而審富貴絕利欲而安貧賤故其心弘弘即天之體也自終食之間以至造次顛沛一於義理未嘗間斷故其心毅毅即天之行也弘毅心得也任重而道遠躬行也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曾子蓋得孔子之傳者孟子又發知天事天之論則全體不息之功益明矣故躬行仁者莫先乎心得

語曰人之生也直又曰舉直錯諸枉蓋天地之氣一升一降直上直下生理在人亦如之有生之後不直則罔罔則為妄人故常示毋誑養直於蒙也不

直則枉枉則為邪人故自反而縮雖成人適用亦
惟養成其直易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直養
之安也意誠心正氣充乎體望而知其為正人雖
言貌過質剛毅木訥者也否則所存邪妄氣充乎
體望而知其為邪人言貌可取亦巧令者耳故曰
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此孟子論氣之源也
夫志在心心有知則好惡無節即知自反苟冥然
無覺悍然不顧則喜怒為氣所使忤物取勝過分
亂常小人哉是故持志養直仁斯熟矣